



## 宣教族第二代的成長路

龍祈申

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進修中同工，臨床輔導員

「自小跟隨父母離開本族本家，植根於另一族群當中，長大之後如何回歸父母的原居地？『回歸』對宣子宣女們有何深層意義？有何軌跡可尋？為甚麼神把這群宣子宣女們從小放在國外？」

### 高山低谷

宣子（已含宣女，下同）的成長過程有如廣大原野，充滿高山和低谷，作為宣教的第二代，擁有好些優勢（高山）如：暢遊列國、操數種流利外語、自小認識基督，且經歷祂的大能、認識並融入不同的文化等。另一方面，宣子也常被誇張地形容為不能融入（misfit）的異類（低谷）。

真相是：宣子的生命充滿複雜的變化。要了解我們的「高山」，不能不去看清我們的「低谷」，反之亦然。當宣子能真誠地降伏在神面前，平安地擁抱他生命中的「高山」和「低谷」，他已看見曙光，將會經歷神用祂的「山」和「谷」轉化成終極的美好。

宣子有如猶太人：神的選民，猶太人是世上萬族中經歷最多憂



患的一民族、他們既是選民（高山），也是困苦的民族（低谷）。

先知以賽亞在歷盡艱困之後寫下：

「有人聲喊著說：『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（或譯：在曠野，有人聲喊著說：當預備耶和華的路），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。』一切山窪都要填滿，大小山岡都要削平；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，崎嶇嶇嶇的必成為平原。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；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；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。」（賽四十三~5）

是的，天父樂意光照宣子的每一個處境，叫他們得著安慰、光，使神得榮耀。當宣子經歷神的光照耀後，他的生命不再一樣！神光照每個人的方式不同，但結果是相同的，是平安；是不可否定的滿足感；不再被動搖的信心。宣子將有從上頭來的勇氣和權柄，回應他成長的文化、種種的高山低谷。以色列需要被安慰，宣子也需要有人肯細心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，並嘗試去透視他們所描述的，縱使未必全然了解，那也無妨。

## 找到真正肯聆聽的人

一次，我向一位朋友講述我心底的痛，我說：「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裡？也找不到人生的落腳點，又沒有人明白我。」朋友細心聆聽之後說：「我為你求主差派一位了解你的人禱告。」我很高興她的誠實，她沒有假裝她了解我。



一年之後，神差派芮愛蘭女士（Ms. Kathy Narramore）來港領宣教士關顧聚會，她生於宣教士家庭，在中國出生的她，是位資深的宣教牧者，我約她深談，她完全了解我和十分同情我的困難。和她談完，我已感到心靈被醫治，感謝神！使用我的朋友，又差派芮女士聆聽我的傾訴。

聆聽就足以驅動宣子開始他邁向「神的榮光」之旅，於是我開始細閱大衛·波洛克（David Pollock）的書《第三文化孩子的經歷》（*The TCK Experience*），尋索我成長背景的意義和答案。

## 削平山岡

宣子時常有屬靈的驕傲，一次復興聚會中神光照我，回家後，我為自己的驕傲認真地認罪，我的「高山」被削平了。原來，我的高傲是為了掩飾內心的傷痛，研讀先知書時，為我對某些文化和人群有成見而求主赦免（我不能融入該文化，因心底對這地方的人和事有成見）。蒙主潔淨之後，整個人輕鬆了。

在宣子營會，有好些遊戲幫助我們整理過往的宣教經歷，例如：寫下每一項的難處，然後試用另一角度來看它的優勢是甚麼？例如：



難處 / 軟弱	優勢 / 強項
不知自己屬於哪兒	寬廣、無國界的世界觀
對父母原居地的無知	跨文化知識豐富
對中國文化比較生硬	跨文化溝通高手
處理離別的傷感，又要費力地融入另一新環境	珍惜所擁有的友誼、親情
中文基礎不好	精通數種外語
難以停留在同一地方太久	容易回應神的宣教呼召
是複雜的「多元文化人」	是「合一、融和」的生命（見下段）

看！山岡（優勢 / 強項）正好用來填滿山窪（難處 / 軟弱）！因神的光照，宣子的道路被鋪平！

## 如何保持宣子的特質又能和四週的人共融？

小部份宣子大半生留在同類型人的圈子中，例如回到國際學校教書，或某一嚴謹的教派中。雖感到自在，但是始終未能和外界相融和。

走另一極端的宣子，全力融入所到地區的文化。例如：不再講英語，迫自己快速地成為十足的當地人，他們交了很多新朋友，



但失去了（或埋藏了）宣教人的信仰傳統，這樣的宣子，好像失去了一半「自己」，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情況。因此我問神：「如我堅守自我的特質，就不能融入新文化，但若我全情投入當地，我又失去了原來的我，怎麼辦？」

答案終於揭曉！那一年（二〇〇六年）正好是北美阿蘇薩街（Azusa Street）大復興的一百週年。一大群北美華人青年（他們只會說英語）聚集在阿蘇薩街，就是當年爆發復興的地點。那天下午六時半，大家享受著美好的同在，而那一刻，神回答了我，當許多不同語言、文化的年青人聚在一起敬拜天父時，奇妙的合一發生了！正像肢體分離的手、足，合起來成為完整的身體——基督的身體。填滿山窪（參啟七）「萬口稱頌」。我們這些宣子宣女，帶著豐厚和多樣的文化，代表著多國多民，前來和眾聖徒一同敬拜，填補了文化差異、偏見留下來的裂縫和窪地。宣子是天生的「世界公民」，神命定我們從幼年即擁抱多種文化和語言，他們也特別敏銳不同文化的張力，並且學會了如何去化解。我們這一群是神奇妙的工作，帶著特別的恩典，為合一和復興禱告，因為每個宣子的生命盛載了文化和族群的「合一」與「融和」。

從前，宣子們跟隨著父母住在宣教工場，一起經歷跨文化生活的「驚」與「喜」。無數的日子，在事奉和文化轉換的種種困難中渡過，亦從未間斷地為當地人求恩，漸漸地，宣教士家庭生



活本身成為「活祭」，就是獻在神面前的禱告。我相信，當神鑒察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〔例：泰國（Thailand）〕，把這國放在祂的天秤上時，因著許多宣教士甘願為這國家流淚禱告，獻上生命的祭，選擇擁抱傷痛而依然為那國那民禱告，服侍他們，這國在天秤上必然重了一些，而宣子們當然也包含在那活祭當中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又因四週的人用流利粵語禱告而我不能而憂悶，「我仍然是個外人。」我想。突然，神似乎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「把你的感受獻給我。」於是我照著去做：「主啊，我把我此刻的憂悶獻給你。」突然之間，我心靈開始嚮往著和列國的人一起敬拜，甚至想學用非洲話禱告。主耶穌繼續安慰我：「祈禱，你覺得自己是個外人，我多渴望所有神的兒女都不再因語言而覺得自己是外人，我渴望聽到所有的語言敬拜天父！」這次靈裡的更新，使我深深得著安慰，我不再自覺被撇下，學會把這感受獻給神。這份感受也成了我禱告的祭，為神尚未被滿足的心禱告。

## 第二代的足跡

當我一面整理自己的成長經歷，著手把它寫成書稿之時，我前往美加不同城市，和不同成長背景的宣子宣女們面談，參加他們的聚會和營會，神奇妙地把他們帶到我生命中，在彼此傾訴中，我們同行，帶來很大的醫治。因為我們既是同路人，彼此立即了解，增進智慧。我一面付出，一面得著支持，漸漸地，我開始明瞭，神對宣子們的命定和祂國度的心意。



近來，有頗多的宣子宣女選擇回亞洲——父母的原居地讀大學或找工作。目的是想好好地認識父母的文化，這是每個宣子心底很自然的渴望，縱然這條回歸的路並非平坦。以我自己來說，回香港（應該說「來到」香港，因我從沒住過這城市，小時候我是在臺灣的鄉下上小學）教書一點也不容易，直到我掌握了基本的廣東話，才稍為順暢些（曾編寫《破繭而出》一書，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出版）。

大多數的宣子心中都曾經有這樣的想法：「我沒有機會選擇在那兒住，或搬遷到甚麼地方去。」所以宣子們在尋找「我是誰」的過程中，常會作出驚人的、非一般的決定，如：選擇不尋常的工作，或前往奇特的地域去工作或求學。他們是藉此發掘自己的潛能、興趣、使命感。有些志願從軍，有些去做翻譯員，或作跨洲背包旅行，去當歌手或演藝員等，或許那是父母遺傳的冒險精神吧！也有宣子選擇與父母不同的教會，或有一段時間不去教會，在《破繭而出》中，有幾位宣子見證，他們終於領悟到：神是我的神，不只是我父母的神，無論我去哪裡，或做甚麼，祂都與我同在。這是第一代基督徒，或不是傳道家庭的人很難理解的。

過去十年我往返洛杉磯（Los Angeles）、香港、以色列（Israel）、肯薩斯（Kansas）之間，祂都與我同在，我教過幼稚園和中學，讀了神學，但不適合做女傳道，最後發現神特別使



用我輔導宣子宣女，便又回到校園修讀輔導。這段「融合」(Consolidate)的過程漫長，然而神自始至今看顧我。

有的宣子掙扎著去隱藏自己，想擺脫「傳道人兒女」的標籤；或選擇一生作個客旅，不回父母的原居地。請四週的人不要太介意，因為生命本身是個旅程。

## 給父母和關心宣子們的主內肢體

**父母：**請照著神造你兒女的樣式和心意去養育他們，從小帶他們經歷神。一起以禱告渡過每個難關，而不是急於用你的方法去攔截，不必因你不能給他一些東西（如名校、安定的環境、隨名師學樂器等）而內疚，神的設計不需依賴這些。多些聆聽他們的心聲，聆聽、安慰就夠了。陪他們去合適他們的教會，留意他們在教會所學習到的，為他們祈求有屬靈師傅。對中國文化、價值觀，將因你和兒女們留下的佳美足跡而基督化。你們的子女是實現中華文化基督化的先鋒。

**關顧者：**接納他們，用平常心和他們交往，容讓他們「作他們自己」。他們不一定是純粹的中國人（華人），他們是雙文化人或多元文化人。

當他們需要幫助時（如找工作、找地方住、升學），請量力





而為，但不必勉為其難協助，請給與空間，但不求回報。邀約少年宣子事奉，最好透過他們的父母。不要苛求他們一定要回父母的母會事奉。

偶然有宣子作驚人之舉（例如：背包旅行或拒絕你的宴請），請勿責怪，頂多向父母詢問一下。宣子們透過不同的方式尋找自己，這當中都有天父看顧。更多的「父母指南」可參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出版，如：《宣教士父母錦囊》、《無國界孩子》、《破繭而出》等。

世界華福中心  
C C C O W E